# 疫情下的跨境學童

## 進退維谷 何去何從?

叶釗穎 編

網課下...
CASIO
skyworth
2021
五月 MAY

沉迷中...

# 前言

他們生於香港，住在深圳。

他們清晨5點起床，排隊過關赴港上學，傍晚5點再過關返回深圳。日復一日，從一個口岸到另一個口岸，兩點一線畫出他們的生活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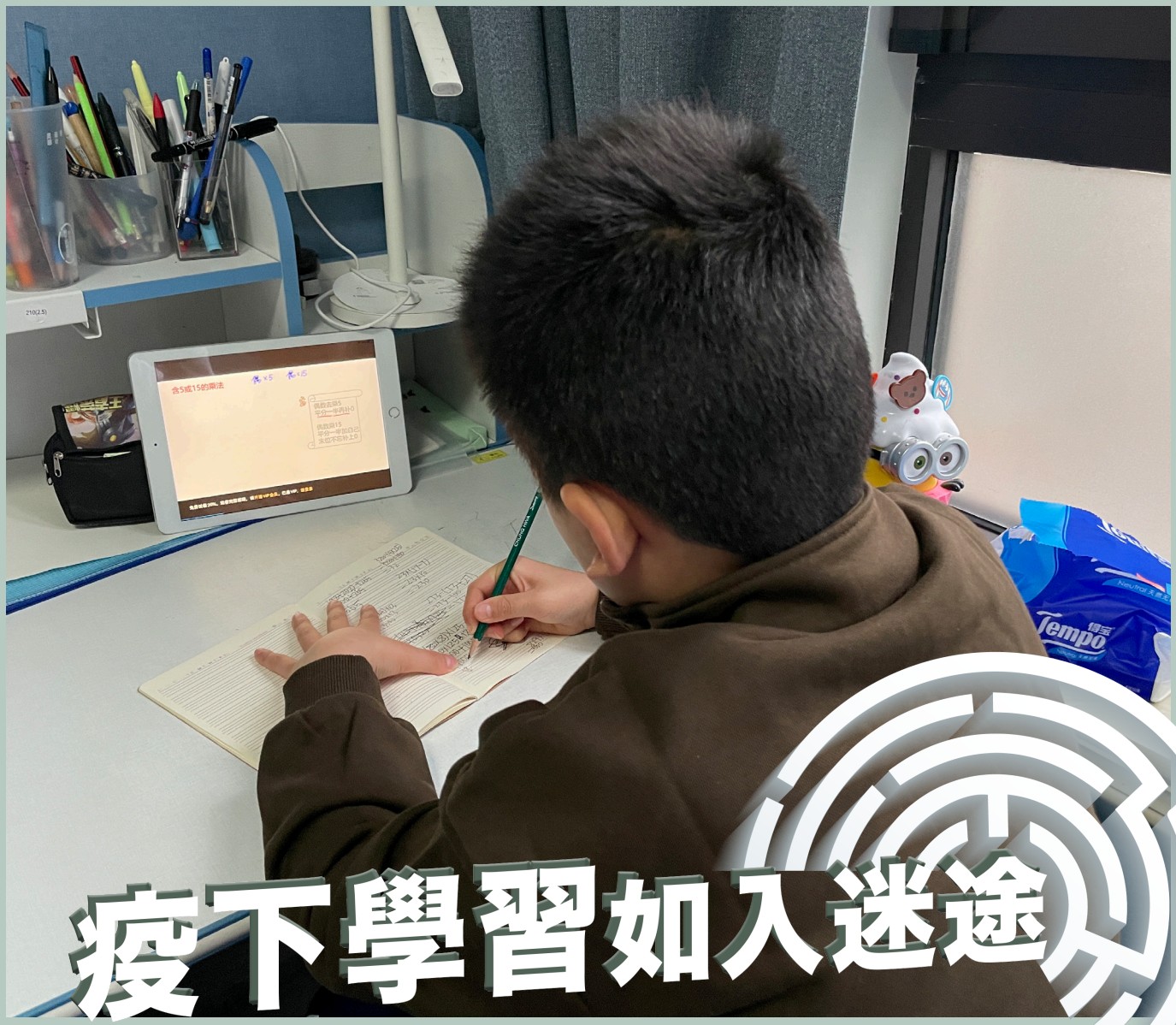
他們，是跨境學童。

然而，2020年，新冠病毒打亂了這井然有序的生活。兩地口岸封關，強制檢疫阻隔了他們的返學路。

根根網線連結了大陸和香港，勾勒出疫情下跨境學童的日常。早晨，他們睡眼惺忪地打開電腦，安坐家中「上學」。下午，他們獨自宅家，百無聊賴。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半，且仍然看不到盡頭……

據教育局統計，現時約有2.7萬名[1]跨境學童，其中大多數未能返港，選擇在內地完成學業。面對港府反覆提案的隔離豁免政策，他們燃起希望，卻因沒有後續，次次落空。面對網課的種種挑戰，社交斷層的孤獨感，跨境生陷入困局。縱有各方支援，卻也治標不治本。

1 教育局於2020年5月20日發表「教育局繼續跟進跨境學童復課安排」中指，本學年跨境學童共約27,000名。
資料擷取於：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20/P2020052000762.htm



# 疫下學習如入迷途

## 雲端上學效果不佳

上課的鐘聲響起，錄像機的運行紅燈亦亮起。畫面中，老師在黑板前講課，同學們在座位上聽課。於此同時，跨境學童們在電腦的另一端看著老師給他人授課。這，便是一眾跨境學童如今的生活寫照。

疫情不僅中斷了他們的求學之路，亦打亂了其學習節奏。縱使疫情好轉，在港學童陸續復課，他們仍無法如常過境上學。長期無法參與面授課堂，校內活動被取消，跨境學童希望漸失，只餘電子銀幕前的絕望。一年多過去，中港通關仍遙遙無期，他們的復課之路了無盡頭。網課成為疫下「教學新常態」，但學童們在學業上諸多的困難和挑戰依舊彌留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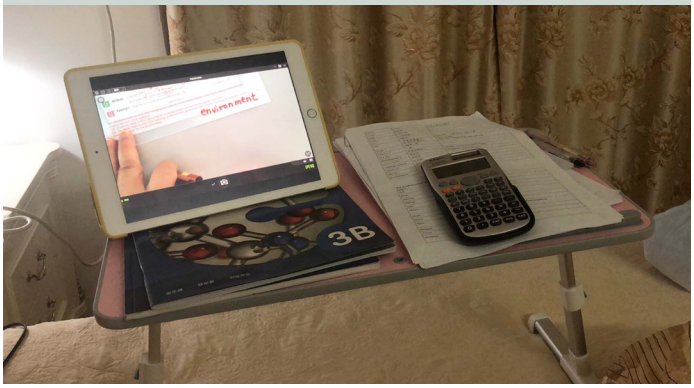
## 學童自律性成疑 學習成效難評估

「我們課上發言的機會很少，只有老師點名時才能回答。」就讀於北區某小學五年級的小龍（化名），疫下留在深圳家中「網上返學」。2月陸續恢復面授，部分中小學課堂以雙軌制進行。而跨境學童受限於網課，無法如現場同學一樣與老師直接互動和溝通。小龍指，網上教學沒有實感，令他的課堂積極度下降，「就算好多次想要回答問題，但發現老師關注不到也聽不到自己的回答，只能硬生生把答案『吞』回肚子裏。」老師難以同時兼顧線上下的學生，故欠缺對網課學童的關注。網絡這種相對單向的知識輸出方式無法讓學生得到多方面的反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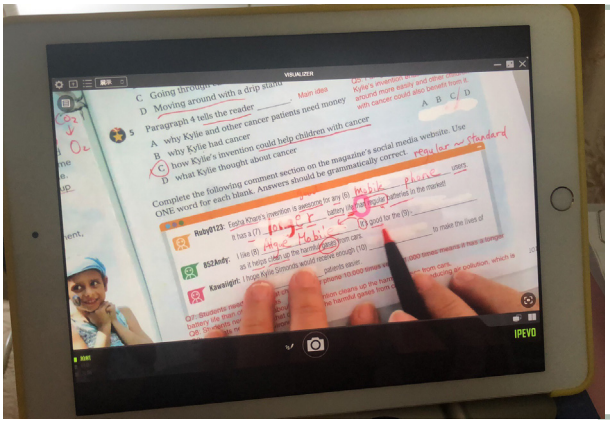
即使對課堂內容有疑惑，小龍也無法及時提問，老師亦無法準確瞭解學生是否吸收知識，容易出現學生「囫圇吞棗」的情況。當老師舉行小組討論時，課室裏的同學們熱火朝天地交談著，而小龍只能對著屏幕自言自語。缺乏師生交流易使跨境生們對知識的理解不透徹。日積月累下，當他們發現自己日漸難懂課堂內容，便會失去學習的信心和動力，注意力也不再集中於課堂。遙距的電子教學能傳授學生必要的知識點，卻難以取締校園上課的環境。

■ 缺乏良好的校園學習環境和老師的監督，跨境學童的學習習慣打亂，上課紀律差，出現「邊飲邊食」，坐姿不正。 有的學生上網課時長期關閉視像功能，以硬照代替，即便老師警告也沒有用。

■ 小惠稱自己常躺在床上上課，難以集中，有遇到上課上到睡著的情況，直言網課的課堂效益與在學校上課相差甚遠。



■ 疫情緩和後，在港學童可以在課堂上面對面交流，而跨境學童只能對著電腦，失去與同學的互動，課堂參與度下降。



■ 網課約束力有限，老師無法及時了解學生是否認真聽講和有效吸收。全靠學生自律自覺。

此外，部分科目上課時無需開視像，加上家長需要工作而無法監督，學生課堂表現全靠其自律程度來決定。小龍坦言，許多同學會在上課期間「掛機」，即登入網課，完成簽到後，便無視老師講課，只顧玩樂或沈迷遊戲。他憶起，一位同學在上課時看視頻，所播放的內容通過未關閉的麥克風傳遍課堂。上課進程直接被打斷，而老師卻找不到始作俑者。小龍稱此類事常發生。老師不得不浪費上課時間來說教不聽課、不交作業或「答非所問」的同學。復課後，老師還需顧及線下同學，本已減至30分鐘的課時，因說教時間的佔用而所剩無幾，課堂進度被拖慢，課堂質量難保證。因此，唯有自律主動的學生能做到合理安排個人的學習，而自主學習力較弱的學生則容易出現反效果，陷入惡循環。學生的學習差距愈漸增大，進而導致教育分層。

至於學業評估，跨境生無法回校參加考試，只能自行列印試卷，家中做卷。測驗期間他們無需開啟視像，只要在規定時間內拍照上傳答卷即可。測驗不計分，也不算排名。小龍指，在家中測驗沒有在校時的緊張氣氛，答卷態度與完成平日習作無異。在港學童則可回校考試，成績計分。小龍很失落，以前自己都會出現在「龍虎榜」上，今年則沒有機會。「上榜的都是在港學生，感覺不公平。」他稱，有「龍虎榜」做目標會更有動力學習。失去成績作為指標，家長和學生都難以評估階段性學習的成果，連成績是否退步也不得而知。小龍媽擔心持續的網課會令成績退步，最終影響升中。

## 學習系統接連崩潰 在線學習狀況頻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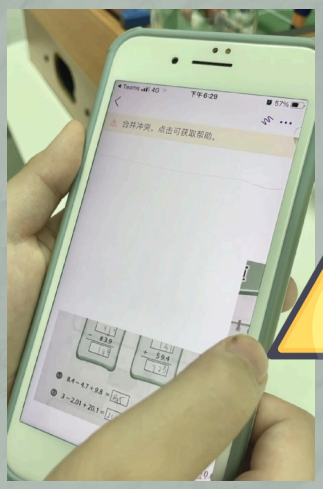
學校關閉、延期開學，網絡技術支撐起「停課不停學」的授課方案。學生們用Zoom等會議軟件上課，用Teams，Notes等網上平台交功課。從接收課堂知識，功課評估，到老師反饋，每一環都需要順暢的網絡和穩定的軟件相輔相成。然而，網上授課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如人為操作的失誤、不及時同步或升級教學支持系統等，皆不同程度地干擾跨境生們的學習進程。

網課進行時，小龍常遇到網絡延遲的問題，課堂教學斷斷續續，甚至突然被迫退出課堂。「我會突然聽不見老師說話，或者電腦出現『嗶嗶——』聲，錯過了重要內容。」他無奈地說。通常他會等落堂後再私訊問老師，但有時也因為課間休息時間不足而忘記詢問。另外，多數學校的網課不設錄製功能，實時課堂無法回看。學童聽不懂或錯過課堂知識點後便無法重溫內容，影響知識吸收。

由於中港兩地書籍運輸困難，許多跨境生出現無課本上課的「空白期」。即使有電子書資源，學習效率也大大降低。就讀於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中三的跨境生小惠（化名），因沒有英語課本，「上課時既要看平板電腦上的網課又看手機上的電子書，同時還要在筆記本上記筆記，經常會手忙腳亂，注意力難集中，不習慣且不方便。」她曾因英文老師講課太快，來不及抄完筆記，便舉手請求老師再講一遍，反被老師斥責「沒有留心聽講」。自此，即便是沒有抄完筆記，她也不願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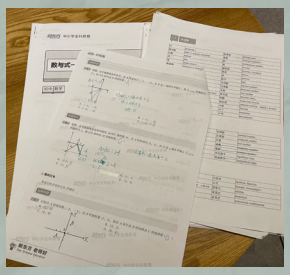
另外，跨境生在內地因網絡限制而無法登入外網，即Google、YouTube等均不能使用，使他們難以查閱資料，且無法打開老師提供的輔助學習。小惠指，以前在港可上網下載習題，幫助理解和鞏固課堂知識。但現在獲取途徑中斷，只能靠網課、自學和補習內地的課程來維持成績。

■ 小惠指，在內地上網課像是「沒學過」一般，學習成績大幅下降，由原來的中上水平跌至中下。遇到學業疑難，她曾積極向老師求助，卻由於身處兩地，答疑解釋不清而不了了之。她深感異地學習只能靠自己。



■ 由於軟件及網絡問題，跨境學童常出現功課上交不成功，或者老師批改完的作業無法顯示的情況。

■ 中國區域網絡限制，無法打開學校提供的中三選科資訊，無法詳細了解科目詳情，終影響跨境學童選科。



■ 小惠通過補習內地的課程來維持成績，她說：「雖然內地課程難度大且難跟上，但這是現時補習的唯一途徑。

## 部分課程被取消 學業差距日漸明顯

因場地限制，小龍的學校取消了部分非主科科目網課，例如音樂科和電腦科，跨境生在課程進度上與在港學童拉開距離。音樂科作為小學呈分試考核科目之一，評估音樂鑑賞、樂理知識等內容。由於音樂課的專用課室不支持網課，在校同學上課時，跨境學童只能自修。小龍表示，小四下半學期沒上過音樂課，學校因小五評估在即重新開課。「雖然平時有學鋼琴，看得懂五線譜，但是小五一來就接觸樂理知識，著實有些吃力。」他直言，對部分樂理概念仍模糊不清。部分跨境生不懂樂器，沒有老師當面指導，單靠自學難以掌握。此外，小龍已有一年多沒上電腦課，導致他至今未學會輸入法打字，亦沒接觸過編程，與在港上課的學童拉開差距。

# 跨境學童長期宅家

## 心理健康受挫

本應在陽光下與朋友奔跑嬉戲的少年們，如今日復一日獨自宅家；

本應背著書包上學去的孩子們，如今在房間內面對著電腦；

本應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如今針鋒相對爭吵不休……

網課下，跨境學童不但出現視力下降等身體疾病，還因脫離正常社交而嚴重影響心理健康。

疫情殘酷地中斷了跨境學童的社交，煩躁、空虛、無助等各種負面的情緒充斥，壓著小小的心靈喘不過氣。小龍從小就跨境上學，朋友圈不在內地，年幼的他沒有手機難與在港的朋友常聯繫。問及他在內地上網課的感受時，他表示「很寂寞，心裏很空。」看到同學們能回校相見時，他既羨慕又難受。多數時間，只有小龍與婆婆在家。父母朝九晚五的工作，未能長時間陪伴身邊，更沒有時間帶他出去結交新朋友。小龍媽感到慚愧，「如果再這樣下去（不通關），我這一世都會覺得對不起他，沒有辦法給他提供一個正常的人際網絡。」她擔心孩子會因長期在家而出現心理疾病。

■ 小惠長時間一人在家，沒有社交，無法通關上學的日子使她感到無助，「正值讀書的年紀卻沒有做該做的事，感覺每天都沒盼頭。」她很想重新穿上校服，踏上那段深港返學路。（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當兄弟姐妹都在學校裏上課時，跨境學童卻無學可上。「平日出門會被人認為是不上學的壞小孩。」小惠說。她曾一個月沒出家門，因為害怕外人異樣的眼光，也對現況備感無助，感覺自己在荒廢時間。不能返港上學的她像是被關在一個籠子裏，失去與外界的接觸，更不用說認識朋友。

長期獨處使孩子漸漸封閉自我，不愛講話。中一的跨境學童小文（化名），除了網課時間，其餘時間都投入到電子遊戲中。他不願意與父母出門，更拒絕參加任何社交活動、運動課程等，只願沈迷遊戲世界中。剛升中學的他，因身處異地而無法當面結識新同學，與舊同學也漸漸失去聯繫，深感孤單。「其實我不是喜歡遊戲本身，而是喜歡和朋友們一起打遊戲的感覺。」小文說。他感到壓抑，沒動力亦沒有心情上課。他的身邊缺少朋友可以聊天、打籃球、出街玩，唯一能與朋友連結的只剩遊戲。

■ 小文於疫情下，從內地轉至香港上學，中一的他不但缺少朋輩交流，還失去了融入本地文化的機會，他感到孤獨，笑容不再。幾乎不離開房門，網課窩在床上，下課就沒日沒夜地沈迷遊戲，手機不離手。

生活節奏被疫情打亂，孩子叛逆不願溝通，小文媽焦心勞思。她有試過強行沒收手機，換來孩子更嚴重的反抗——不吃飯、不做功課、甚至與母親大打出手。耐心勸說成了對牛彈琴，「條件」獎勵也是白費口舌……到最後，孩子根本不想聽到母親說話，母親一開口邊會不耐煩地說：「不想見到你。」無助的她尋求過社工、心理醫生的幫助，但孩子都不願見面。她憂心如焚，倍感無助。她淚目，「再這樣下去，人就廢了。」那個曾經是外人眼中優秀的「別人家的孩子」，半年內完全變樣，成績一落千丈，性格也全然大變。

■ 在內地就讀時的小文是一個外向開朗的孩子，與朋友相處甚好，興趣廣泛。（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 小文媽說，「自從上網課以來，（孩子）知識沒學到，網癮反倒變得很大，疫情的網課毀了他。」

■ 心理治療師范平雨認為，跨境學童不應長日宅家，家長應帶他們出去社交，參加不同活動，拓寬朋友圈，讓他們走出孤獨的陰影。（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身處異地的網課學童在沒有正常社交的情況下，難以平衡個人成長和社交關係。再加上青春期的情緒不安，不願敞開心扉，容易與家人鬧矛盾，更甚會在遊戲世界中尋求安慰，負面情緒積壓難消。

疫下壓力倍增，孩童難以表達其焦慮、不安等情緒，無法排解之下易出現異常的心理和行為狀況，例如抑鬱、強迫症等症狀，嚴重者甚至出現暴力等品行障礙。孩子長期宅家，易與家長出現分歧，覺得家人不了解自己，導致家庭關係惡化。「許多跨境家長沒試過跟孩子朝夕相對那麼久，他們不懂怎麼與孩子相處。」兒童心理治療師范平雨指，情緒異常並非只屬個人問題，積極正面的家庭互動會改善相關情況。她建議，家長需留意子女的生活習慣和身心狀態，多陪伴孩子，與他們溝通交流，建立情感上的互動。如出現異常應及時與學校反映，或求助專業人士。

孩童心理承受能力弱，良好的人際關係可提供心靈支持、安慰和幫助，有效避免負面情緒的產生和惡化。除聽音樂、看書等解壓舒緩情緒的方法外，范平雨還建議孩童應多社交，擴寬朋友圈，充實自我，找到屬於自己的興趣，例如參加籃球等團體運動、輕鬆愉悅的興趣班、義工活動等，以此獲得人際支持，找到心靈舒緩的出口。

# 新冠疫情下的學童上課時間線

2020年2月8日　政府立法規定對從內地入境人士進行強制檢疫14日，跨境學童的求學之路中斷。
2020年6月15日　約2500名中三至中五級跨境學生返港復課
**其他跨境學童停課至今，長達一年半之久，仍然看不到盡頭。**

## 2020-2021 跨境學童

### 2020.1 – 2020.4

1月25日 教育局宣布延遲全港學校在農曆年假期後復課的日子至 2 月 17 日

2月25日 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不會在 4 月 20 日前復課

### 2020.5 – 2020.8

5月5日　政府公布本港學校由5月27日起分階段復課。中三至中五學生先行。小四至中二學生繼於6月8日復課，幼稚園K3至小三學生再於6月15日復課，幼稚園K1和K2則不在本學年復課

7月10日　教育局宣布讓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在7月13日起提早放暑假

### 2020.9 – 2020.12

8月3日　教育局宣布全港可以按原定計劃開學，但以網上授課形式上課

9月29日　教育宣布全港學校全面恢復面授課堂

12月2日　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暫停，直至學校的聖誕假期開始

### 2021.1 – 2021.3

1月4日　教育局宣布全港幼稚園和中小學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
局方容許中小學按需要局部安排學生回校，以不多於全校人數六分一為限。

2月3日　教育局宣布所有學校在農曆新年假期後，面授課堂時間可增加至以不多於全校人數三分一為限。

### 2021.4

3月26日　教育局宣布復活節假期後學校可不多於三分之二學生恢復面授課堂。

## 在港學童

# 八方支援助力跨境生

# 通關未果

# 「治標不治本」

針對跨境學童面對的困難，各方提供支援，幫助他們更好地學習和成長。學校在學業上支持，家長們在家中做好監督，社會福利機構舉辦各種活動、整合資源和情感輔導等，協助學童們在學業、身心發展上更好的度過疫情難關。這些協助的成效如何？是否能夠從源頭解決問題？

學校、老師　家長　社會機構　教育局

# 學校、老師

■ 跨境學童的情緒管理支援　■ 提升學習效益的課堂互動小遊戲　■ 家校合作，關心學生心理狀況　■ 學生在課餘時間豐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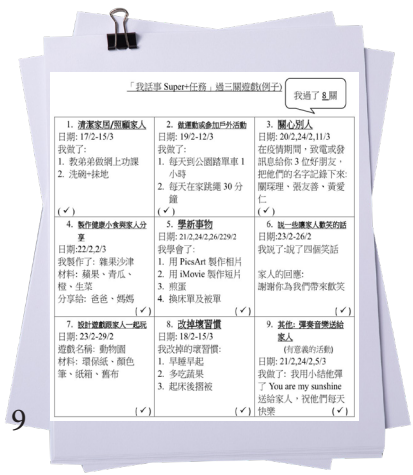
■ 李金小學為學生製作的網課學習貼士，令學生們網課的效益倍增。（資料由受訪者提供）

網上學習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保持學生的專注力和學習興趣，老師們紛紛出招增添課堂趣味性：有的在體育課上呼籲家人和孩子齊做運動；有的善用電子動畫教材；亦有的設計課堂互動小遊戲……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的葉碧君老師指，課上或課後的手腦互動小遊戲可以舒緩學生繃緊的大腦，放鬆一下再全情投入課堂，學習效率會倍增。但葉老師坦言，「『山高皇帝遠』，雖然老師們盡力給課堂增趣，知識吸收的實效依舊取決於孩子是否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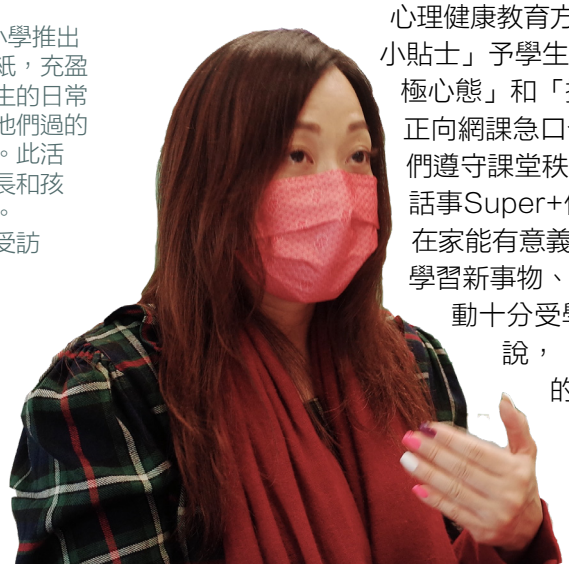
李金小學推行「先感受後學習」的正向教育，老師會在網課前玩「情緒探熱針」，了解學生當日的情緒和精神狀況，小小的互動可拉近師生間距離，傳遞正能量。面對當日個別同學的不開心情緒，老師會傾聽、作解釋、給建議，並引導同學相互鼓勵，以雙向性交流確保孩子能專注於課堂。此互動還有預防作用，當老師發現學生長期處於消極狀態，便會主動與家長溝通等，避免孩童出現心理疾病。事實上，當老師無法給予情緒不佳的小孩們面對面的支持時，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加上網上備課、授課和功課反饋的艱辛，老師們都期盼能盡快恢復面授。

■ 疫情下，老師可以通過不同應用成程序與學生取得聯絡，答疑解難。

所幸部分學校深知跨境生遠程上課的不便，特別設立「跨境生支援小組」，用Teams和微信等通訊軟件加強師生交流和家校合作。葉老師表示，學校每週組織兩次跨境生線上交流，學生可以在平台上與老師聊天、答疑等。老師亦定期與家長聯絡，如班主任每週都會致電家長，確保其了解子女在家學習實況與學習進度。




■ 李金小學推出遊戲工作紙，充盈網課下學生的日常生活，讓他們過的更有意義。此活動受到家長和孩子的好評。（資料由受訪者提供）



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有教師自製精美的「身心健康小貼士」予學生，以可愛的卡通人物傳授「保持積極心態」和「排解負情緒」的方式；特別編寫「正向網課急口令」供學生們在課前朗讀，勉勵他們遵守課堂秩序，營造良好學習氣氛；亦有「我話事Super+任務」過三關遊戲工作紙，讓學生在家能有意義地充盈課餘時間，例如關心他人、學習新事物、家人互動等。葉老師表示，此類活動十分受學生歡迎，家長們亦表示滿意。她說，「逆境中，更要讓學生們豐富自己的生活，積極面對每一天。」

# 家長

為監督學習，許多家長在家「與孩子困獸鬥」。小五跨境生的家長帥帥媽（化名），辭去工作，全心全意在家照顧孩子。她幾乎沒有個人休息時間。孩子在上課的時間，她全程「陪讀」，「我稍微出去一下，他可能就去玩遊戲，心思就不在課堂裏了。」上課期間，她在攝像頭拍不到的地方坐下，記下老師說的重點，為了幫孩子更好的複習。下課後，便指導孩子做功課。孩童的學習變相成為家長的責任。

面對孩子逐漸高漲的厭學情緒和僵化的家庭氛圍，家長不應怨天尤人，而需換位思考，積極引導他們認識現狀、轉換心態適應在線教學，並建立新學習習慣。小五跨境生潘雷根家長說，「現在社會不確定因素太多，我們能做的就是在不確定中找確定性，選擇最適合的教學資源。」他每天抽時間陪兒子讀英文書，並實施獎勵計劃加以配合。長期堅持下，不但增強了孩子學英語的興趣，成績也不跌反升。井然有序的校園式學習作息被打亂後，孩童在家學習時會受到重重干擾，但家長的以身作則與陪伴不失為一種引導並調整孩子學習狀態的可行之道。

另外，跨境學童無法親身回港購買教科書，將課本寄回內地也有諸多限制[1]，跨境家長們費盡心思令孩子有「書」讀，如嘗試用跨境保母車、熟人幫帶等方式運書回內地，但需時長，費用高，且難以一次送達所有書。小龍媽曾聯繫多位跨境貨車司機，把教科書藏在貨車裏運回內地。由於書本到貨時間不一，要分批運回。小龍的書經三次分運才全部到齊，僅運輸就花費近兩千元。「沒想到運教科書都跟走水貨一樣艱辛。」小龍媽感歎道。部分教材因版權原因不提供網上版本，只能通過網上搜索相關資源來完成功課。例如一份音樂鑑賞的功課，小龍媽稱需如大海撈針般，「短短一段樂曲就花了近2個小時尋找。」

■ 疫情下，帥帥媽全程「陪讀」，幫孩子輔導功課，課後補習，感嘆網課學習全靠家長。（上圖）

■ 小龍媽稱，孩子即將面臨呈分試，每次練習都很重要，她為求找到最精確的資源，避免孩子出錯。功課要求的協奏曲有不同版本，眾多篇章裡相同樂段會重複多次，即使聽到了相似的，也無法確定是否與題目中的音頻相符。（右圖）

1 內地對入境書本有限制，若要符合數量及價值要求，每名學生書本需分成3個包裹才能寄出，且當中須夾附證明文件。部分教科書會因涉及敏感字眼被海關查收，出版物難以通過正常運輸寄回內地。

# 社會機構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HONG KONG BRANCH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疫情下服务数字

| 服务类别 | 受惠数字 |
|---|---|
| 异地同考服务 | 812(人)<br>129(节)<br>25(学校) |
| 派送书本服务 | 400(人) |
| 跨境学童及家庭在线活动<br>包括政策讲座、亲子活动、防疫措施、摄影比赛等 | 712(节)<br>9445(人) |

■ 截止2021年3月，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幫助眾多跨境學童共度難關。（數據由受訪者提供）

為讓跨境生公平公正地參與升中呈分試和學校期末考試等評核，深圳跨境學童服務中心聯合部分港校舉辦「異地同考」。在內地設立考場，跨境生與港生同時應考同份試卷，學校老師在線監考，線下有社工支援，此服務受到眾多家長和學生的好評。但現今參加的學校仍為少數，家長們希望服務能夠普及，令全部跨境生都能獲得考試支援。截稿前，跨境學童服務中心已為25間學校開設考場，812名學生受惠。更多學校考試陸續安排中，現已排至6月。

針對跨境生跟不上網課進度、在內地沒有補習資源等問題，服務中心開設「補學堂」。有專業老師面對面教授香港課程，一週三節，解答學生在網課遺留的問題，為孩子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和與同齡人交流的環境。不少學生反映成績進步，心態更積極，「我觀察到有些孩子上學期考試未完就趴下睡覺，參加補學堂後，這學期考試奮筆疾書、全部答滿。」社工倪姑娘表示欣慰。可惜的是，服務社規模和資源有限，每天僅有十幾名學生可以參加。

■ 為照顧更多跨境學童的需求，服務社開設線下「補學堂」（左圖）及線上課程（右圖），讓他們在內地也能跟上學習進度。

此外，服務中心積極舉辦各類群體活動，通過朋輩間的社交互動和親子交流，讓孩子意識到「他不是一個人」，促進家庭和睦。網課下，家長長時間與孩子相處，不懂正確的教育方法，矛盾四起。服務中心在社交媒體上提供親子教育貼士，使親子間更融洽。服務中心還與深圳教育局合作，開展深港學童課外活動，例如博物館參觀等，促進深港學生的融合，讓跨境生能在內地正常社交，拓寬朋友圈。倪姑娘指，「通常我們舉辦的活動都是一呼百應，推出後一兩個小時就額滿。」活動後的調查滿意度達95%。

■ 服務社舉辦元宵做湯圓的親子活動，有助跨境學童結識朋友，促進親子關係。

「在這個非常時刻，我們的職責就是讓迷茫中的跨境生們知道有人在，有人提供幫助。」倪姑娘說。他們利用已有的資源為跨境生發聲，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幫助。「雖然受幫助的孩童有限，但是我們會為能輻射到的群體給予盡可能的幫助。」對於龐大的群體，她亦愛莫能助。然而，歷時9年的跨境學童支援服務計劃將於2021年3月底完結。彼時學童們會再度迷失，群體聯繫逐漸減少，「找不到可以幫助他們的地方是很可惜的。將來跨境學童由誰來提供支援和幫助？」倪姑娘無奈道。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正積極尋求資助機構，望支援服務能延續下去，幫跨境生走出困境。

■ 雖然服務社的支援告一段落，倪姑娘希望跨境學童能獲得社會更多的關注和支援。

# 教育局

日前，針對跨境生返港上學問題，香港教育局表示，正與內地部門商討安排跨境生分批回港復課等事宜。惟本港疫情反覆，兩地通關有難度。因內地要評估跨境學童每日往返風險，長遠要有「健康碼」做保障，才能安排2萬多名跨境學童往來，現時未有確實日期及安排。另外，針對新冠病毒的兒童疫苗尚未推出，許多家長憂孩童往返兩地存健康隱患。

# 跨境學童回流內地 面臨適應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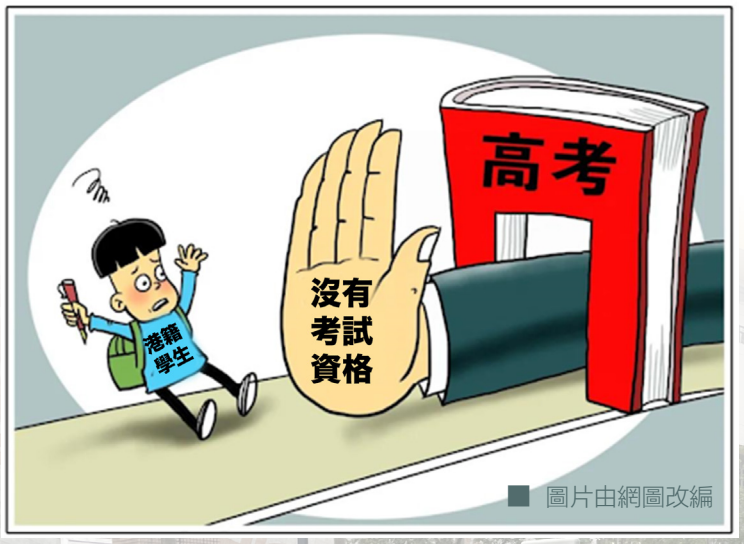
疫情反反覆覆，跨境家庭對通關的希望一次次破滅。2020年夏，教育局安排部分中學高年級學生跨境入學。就在他們期待更多好消息時，第三波疫情猶如攔路虎，於九月開學前，阻擋了跨境生的回港求學路。超過一年的網課學習沈重打擊了孩童的學業和心理。部分家長對當前形勢倍感迷茫無奈，思前想後，決定「按兵不動」；部分家長認為不能「坐以待斃」，讓孩子回內地學校上學。面對眼前關乎孩童未來發展的抉擇，跨境家庭們進退兩難。

## 回流成本負擔大 課業繁重銜接難

對於家長而言，回流擇校非易事。深圳公立學校招生政策規定，應視學位空缺再根據住房實行積分制分配學位，港生家庭的積分很有可能達不到錄取要求。有家長為求讓孩子順利就讀甚至願意搬家至學校附近。據悉，深圳近年學位緊缺，留給港籍學童的學位更是少之又少。記者就港生回流問題致電深圳多所公立學校，得到的回應均為：「可以接收港生，但要按照插班流程走。」多所學校表示目前無空餘學位。詢問今年所錄的港生數目（小一），答均不超過5個。

深圳私立學校或國際學校入學成本高，並非每個跨境家庭都能承擔，背後是金錢和資源的投入。深圳的國際學校每年收費約為十五萬人民幣左右；而深圳港人子弟學校，年收費也在一萬五人民幣左右。巨額的學費使很多跨境家長望而卻步。

此外，目前內地教育部門暫無出台明確政策規定，港籍學童將來可否參加內地高考。換言之，若政策不變，港籍學生無法憑借內地所學的課程參加高考升學。他們儘可通過香港文憑試或港澳台聯招等方式入大學，或出國留學。因此，造成「所學非所考」的情況，部分學童甚至還要重新學習香港的教材以參加文憑試。




■ 圖片由網圖改編

港生在內地上學新政策

| | |
|---|---|
| 公立學校 | 2017年全面開放允許港籍生入讀，條件是父母雙方至少有一人在深圳居住或者繳納深圳社保。 |
| 私立學校 | 香港教育局和深圳市教育局在一些具備素質的深圳民辦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故國際學校和民辦學校是不少港籍生的熱門選擇。 |
| **深圳有兩所港人子弟學校和九所開設港籍學生班的學校*** | |
| 港人子弟學校 | 深圳市羅湖區港人子弟學校、深圳東方香港人子弟學校 |
| 開設港籍學生班的學校 | 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深圳市桃源居中澳實驗學校、<br>深圳市福田區麗中小學、深圳市福田區南開學校、<br>深圳市福田區方方樂趣中英文學校、深圳市耀華實驗學校、<br>深圳市明德外語實驗學校、深圳市美中學校、深圳市展華實驗學校 |

*根據香港教育局網頁於2019年9月更新資料

■ 根據香港教育局的數據，雖然港籍學生在內地可以上學，但是選擇較少且成本高。多數跨境學童仍選擇網課繼續學業。

縱使回流上學面對各種難題，部分家長已對香港抗疫措施感到心灰意冷，同時為孩子的教育焦心勞思。他們曾經對香港的教育制度滿懷憧憬，如今，為了孩子的健康和學業，毅然選擇走上回流之路。

除了入學準備須「折騰」大半年，入學後的挑戰也紛至沓來，課業繁重且有挑戰性。Ken是回流學童的父親，兒子於小學畢業後選擇回流深圳，現就讀於深圳南山區的公立中學。他直言，孩子的成績原在香港排名中上，但在內地中學首次入學試摸底考中竟排名倒數。內地和香港的教育體制不同，故考試的題目和形式也大相徑庭。「特別是數學的難度相差甚遠，做題格式和思維模式都不同。」Ken說。兩地的中文教學內容也差距大，內地學生自小一就學習拼音、文言文，這些均不在香港教材範圍內，孩子需由頭開始。而且兩地的書寫字體、寫文章的表達方式和行文用語均不同，回流學童短時間內難以適應。

內地的「應試教育」學習強度大，深圳教育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深圳中考率低至45%。捉襟見肘的學位名額使孩子和家長們絲毫不敢鬆懈，學到12點睡覺已成常態，功課和課外補習班充斥課餘時間。但Ken認為，高強度的學習是對孩子的磨練。在校學習不但能保證學習質量，還能夠養成良好學習習慣。他計劃讓孩子在內地讀至中三，度過疫情下的空白期，於中四再返港讀書。「內地的中文和數學科難度均比香港的大，能夠為文憑試打好基礎。孩子在香港讀高中課程時會相對輕鬆，可以在較弱的科目上花更多時間和精力」。

## 師資配套不符 學童前景堪憂

若說回流初中生未來仍有選擇的餘地，回流高中生則是已成定局。疫情前，穎穎就讀於香港新加坡國際學校十年級。由於父母不滿網課成效且擔憂疫情延續，便安排她回流至浙江省溫州中學新設的國際部讀書。自此，她便陷入後悔和徬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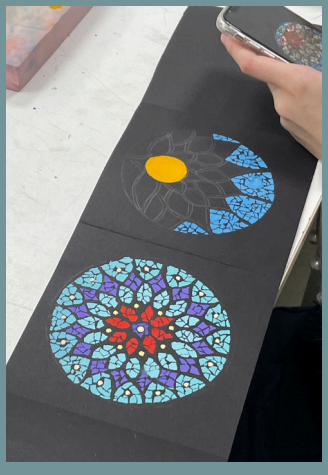
新開設的學校沒有成熟的辦學體制，缺乏完善的課程設置和配套設施，疫情下更無法保證優質的師資。許多外籍老師無法回中國上課，學生要在班級裏上網課。穎穎直言，老師教學水平和學習資源提供與之前的學校相比可謂是「天壤之別」。雖然國際教程一致，但她的成績直線下滑。「化學老師上課講無人懂的『天書』，教學內容不但深奧，還枯燥乏味。課後發一堆習題和答案，讓我們自行完成且不設講解。」疑難無法得到解決，長期累積澆滅了她曾經對化學科的熱情，也逐漸打擊了信心，「我已經放棄化學了。」她更指，在內地難獲取國際考試（A-Level）的課輔資料，學習資源不匹配，幾乎找不到針對國際課程的補習班。「學校裏學不好，在課外也沒地方學，基本就是一個『死局』。」面對著僅餘半年的課程和迎面而來的考評，穎穎沒有退路，只能靠自己迎難而上。

穎穎夢想成為一名設計師，規劃報讀藝術類大學。但學校沒有開設視覺藝術科，她無法獲得系統性的美術學習，要斥巨資尋找課外美術室去製作個人美術作品集。大學申請需要的「藝術評賞」也只能通過平時閱讀和看教學視頻來學習。她對未來感到迷茫，「沒有老師的指導和建議，所有畫作的構思到完成都靠自己。現在『跳板』（中學的水平）低了，大學的選擇也少了，只能看造化了。」孤立無援的學習和備考狀態使她對前景堪憂。

不過，談及校園生活，緊繃的眉頭終於展開，笑著說：「慶幸的是，感覺重新做回真正的學生了。比起之前每天在家面對著電腦，在學校上學是開心又充實的，能與同學交流互動，參加一些課外活動，生活豐富多彩。」回流內地上學好在能讓學童重新走進校園，建立正常社交。

■ 即使身處學校，穎穎也要上外籍老師的網課。她直言，質量不佳，難以吸收。

■ 穎穎說回流內地後，雖然學業較吃力，但感到快樂。不但能與家人團聚，還不用擔心健康。而且，還能回學校與同學相處，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生活豐富多彩。



■ 課餘時間，穎穎都會待在畫室完成個人作品集，為報考藝術類大學做準備。

# 後記

「我真的很想穿上校服，回到學校上課。」小五的小龍說。
「如果一直不通關，我該怎麼辦？」中一的小文說。
「時至今日，能做的只有『等』了 。」中三的小惠說。

從起初的焦慮，到後來的茫然，再到現在的「佛系」。面對疫情，跨境學童束手無策。一日双向不通關，他們都難以走出困境。小學跨境生停學甚久，正常社交出現危機；中學跨境生處於叛逆期，網課效果參差；中六跨境生則需獨自返港備考文憑試，沒有父母在旁的照顧，生活的壓力不減反增。

跨境生和家長們迫切地希望如往常一般——過關，上學，放學，過關——的那天能夠儘快到來。特殊的身份背景使他們成為「夾縫中的孩子」，求學之路艱辛。他們是香港中小學生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應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支持。各方應反思疫下的教育模式並積極探索支援跨境學童的方案，給予他們更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

# 願

# 雨過天晴、跨境返校的那一天早日到來。